

漢代學術史略

顧頡剛著

第一章 陰陽五行說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

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幹，是陰陽五行。無論在宗教上，在政治上，在學術上，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。推究這種思想的原始，由於古人對宇宙間的事物發生了分類的要求。他們看見林林總總的東西，很想把繁複的現象化作簡單，而得到它們的主要原理與其主要成分，於是要分類。但他們的分類法與今日不同，今日是用歸納法，把逐件個別的事物即異求同；他們用的演繹法，先定了一種公式而支配一切個別的事物。其結果，有陰陽之說以統轄天地、晝夜、男女等自然現象，以及尊卑、動靜、剛柔等抽象觀念；有五行之說，以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種物質與其作用統轄時令、方向、神靈、音律、服色、食物、臭味、道德等等，以至於帝王的系統和國家的制度。

這種思想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。依據現存的材料，陰陽說可說是起源於周易，五行說可說是起源於洪範。周易是筮占的繇辭，比了甲骨卜爲後起，當然是商以後的東西；而且在周易的本文中，不見有陰陽思想，不過它的卦爻爲一和一的排列，容易激起這思想而已。洪範上的五行，說是上帝賜給夏禹的；但從種種方面研究，這篇書很可疑，大約出於戰國人的手筆。所以這種思想雖不詳其發生時代，但其成爲系統的學說，始自戰國，似已可作定論。漢代承戰國之後，遂爲這種學說的全盛時代。

今先把在這種學說之下所發生的政治學說講三種，作爲引子。

以前作天子的要「受命」（受上帝的撫有四方的命），要「革命」（革去前代的天子所受的命）。到戰國時，周天子漸漸在無形中消滅，用不着「革命」了；而羣雄角逐，究竟那一個國王可做天子還沒定，所以「受

「命」說正有其需要。但那時已有五行說了，五行說已爲最高的原理了，所以這「命」應是五行的命而不是上帝的命。那時有一個齊人鄒衍，他作了好些書，其中一篇是主運，說做天子的一定得到五行中的一德，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，他就安穩地坐了龍位。他的德衰了，有在五行中得到另一德的——這一德是足以勝過那一德的——就起而代之。這樣地照着五行的次序運轉下去，成功了歷史上的移朝換代。他創了這種學說，喚做五德終始說，很得當時的信仰，自然有推波助瀾的徒衆。他們以爲黃帝得土德，天就顯現了黃龍地螾之祥，所以他做了王，他的顏色是尙黃的，他的制度是尙土的。其後土德衰了，在五行中木是尙土的，所以禹據木德而興，他就得了草木秋冬不殺的禎祥，建設了木德的制度，換用了青色的衣物。此後湯以金德而尙夏木，文王以火德而尙金，亦各有其表德的符應和制度服色。鄒衍們排好了這個

次序，定了五德的法典，吩咐上代帝王各各依從了他們的想象，成了一部最有規律的歷史。到秦始皇既并天下，他是應居於尅周火的水德的，只是不見有上天的符應下來，因此就有人對他說，從前秦文公出獵時獲得一條黑龍，可見水德的符應已在五百年前見了。他聽了很高興，就用了鄒氏們的法典，定出一套水德的制度：（1）以十月朔爲歲首；（2）衣服和旌旗都用黑色；（3）數以六爲紀，如符是六寸，輿是六尺，乘是六馬；（4）行政剛毅戾深，事皆決於法；（5）更名黃河爲德水。這是實行五德說的第一次。到漢得天下之後，當然也要來這麼一套。

不知何時，起了一種與五德說大同小異的論調，喚做三統說。他們說，歷代的帝王是分配在三個統裏的，這三個統各有其制度。他們說，夏是黑統，商是白統，周是赤統；周以後又輪到黑統了。他們說，孔子看周道既衰，要想成立

一個新統，不幸他有其德而無其位，僅成一個「素王」，所以他只得託王於魯，作春秋以垂其空文；這春秋所表現的就是黑統的制度。春秋雖是一部書，抵得一個統，故周以後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，就是黑統之君了。記載這個學說的，以董仲舒的書爲最詳。

照我想來，三統說是影戲了五德說的牌子而創立的。當漢高帝成功之後，他自以爲始立黑帝祠而居於水德。這不知道他是否因秦的國祚太短而不承認爲一德，要使自己直接了周，還是有別的用意？到文帝時，有人出來反對，說漢革秦命，應以土德代水德，丞相張蒼就駁道，「河決金隄，就是漢爲水德的符應。」此後雖因種種原因，改爲土德，又改爲火德，但在漢初的四十年，是坐定了水德的。大約這個時期中講春秋之學的有人，對着五德說的流行頗眼紅，就截取了它的五分之三，將漢的水德改成黑統，周的火德改成赤

統，商的金德改成白統，使得五德說的法典都適用於這一說，見得他立說的有據。只是夏在五德說中爲木德，在三統說中爲黑統，有一些兒的衝突。但他說，不妨，孔子志在「行夏之時」，所以春秋用夏時（？），卽此可證明夏和春秋有同統的必要。

再有一種明堂說，說天子應當住在一所特別的屋子裏，這屋子的總名叫做明堂，東南西北各有一個正廳，又各有兩個廂房。天子每一個月應當換住一地方，穿這一個月應穿的衣，吃這一個月應吃的飯，聽這一個月應聽的音樂，祭這一個月應祭的神，祇辦理這一個月應行的時政；滿十二個月轉完這一道圈子。這大院子的中間又有一個廳，是天子在季夏之月裏去住的，另有一說是每一季裏抽出十八天（所謂「土王用事」）去住的。這把方向的「東南中西北」和時令的「春夏口秋冬」相配，使天子按着「木火土

金水」的運行去做「天人相應」的工作，真是五行思想的最具體的表現。記載這個制度的，叫做十二紀（呂氏春秋）又叫做時則（淮南子）又叫做月令（禮記）。

以上所說，今日的讀者們切莫以自己的智識作爲批評的立場，因爲其本質惟有迷信，已不足供我們的一擊。但這是漢人的信條，是他們的思想行事的核心，我們要了解漢代的歷史時是非先明白這個方式不可的。

第二章 封禪說

古代的王者固然最信神權，但因王畿的狹小，四圍又都是些小國家，已開化的和未開化的，不盡能交通無阻，所以他們並無遠行的可能，也就不能到遠處去拜神。左傳中記楚昭王生病，卜者告他是河神作祟，應該去祭，他說：「江漢睢漳是楚國的望，纔是應當祭的。河距我們遠了，我就是有了錯處，河神也管不着！」就不祭了。古代命國中名山川爲「望」，也命山川之祭爲「望」。各國有各國的望，誰也不想越界去祭神。

春秋戰國之世，齊和魯是文化的中心，泰山是這兩國的界牆。他們游歷不遠，眼界不廣，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。（連聰明的孔子也會說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）設想人間最高的帝王應當到最高的山去祭天上

最高的上帝，於是把這侯國之望擴大爲帝國之望，定其祭名爲「封禪」。封是泰山上的祭，禪是泰山下小山的祭。他們又說，自古以來七十二代之君，當他得了天下之後，沒有一個不到泰山去封禪的。

最早記載這件事的要算管子，其中有封禪篇。但管仲爲齊桓公成霸業，是齊國人崇拜的偶像，他的書全非自著而出於齊人的雜集；封禪篇又已亡，惟史記封禪書載有管仲論封禪一段話或是從那篇鈔出來的。今把它大意敘述一下，以見封禪在戰國時的意義。

這上面說：桓公既霸，會諸侯於葵丘，想行封禪之禮。管仲提出抗議，道：「從前封泰山，禪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，我只記得十二個。從無懷氏、伏羲、神農……到周成王，都是受命之後纔行這個禮的。他們那時候，嘉穀生，鳳皇來，東海得到比目魚，西海得到比翼鳥，有十五種不召而自至的祥瑞，然後

封禪。現在有這種東西嗎？」桓公自己知道沒有這大福氣，只得止了。——這一說和五德終始說同出於齊人，亦同出於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應；不過得到了符應之後，五德說望他定制度，封禪說望他到泰山去祭天，有些不同罷了。

第一個去實行這個學說的，也是秦始皇。他做了皇帝三年，巡狩郡縣，帶了齊、魯的儒生博士七十人，走到泰山下。他已從「秦文公獲黑龍」上證明，了他的受命，當然要實行這個所謂自古相傳的典禮。不幸封禪之禮雖說爲舊章，究竟沒有實際的根據，臨到辦事的時候，儒生博士便議論紛紛，得不到一個結論；有的還唱高調，以爲只須極簡單的禮節，掃地而祭就夠了。始皇怒他們的不濟事，把他們完全斥退，自己到泰山頂上去行封禪，又到梁父去行禪禮；他的禮節大都採自秦國祭上帝時所用的。諸儒既不得參加這大典，怨

恨得很，恰好始皇走到牛山碰着大風雨，躲在樹下，就暗暗地譏笑他，以爲犯了天怒。不久秦亡，這班儒者又造他謠言，說他給大風雨擊壞了，或者說他沒有到山頂就退下來了。

「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，」這是齊、魯間人的信念。但始皇成了統一之業，到底眼界廣了，他把全國的名山大川整理了一過。他以崑山——舊時秦國的門戶——爲界，定其東邊名山五：太室、恆山、泰山、會稽、湘山；其西邊名山七：華山、薄山、岳山、岐山、吳山、鴻冢、瀆山。泰山的地位固然高，但也不過是十二個名山中的一個罷了。

漢高帝得天下，四面亂嚷嚷的，沒有功夫做這種事。文景玄默，也不想做這種誇大的事。直等了六七十年，到武帝卽位，這種學說纔因投合了天子的脾胃而蓬勃地興盛起來，司馬遷至特作一封禪書以記之。

第二章 神仙說與方士

仙人，是古代所沒有的。古人以爲人死爲鬼，都到上帝那邊去；活的時候的君臣父子，到了上帝那邊之後還是君臣父子。天子祭享上帝，常選其有大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他。所以鬼在人間的權力僅亞於上帝一等，不過在許多鬼中還保存着人間的階級而已。古代的人沒有很多的自由，他們也想不到爭取自由，因此，他們沒有在意識中構成了一種自由的鬼，浪漫地遊戲於人世之外，像戰國以來所說的仙人。

最早的仙人史料，現在也得不到什麼。只從封禪書裏知道燕國人宋毋忌、正伯僑、羨門子高等都是修仙道的；他們會不要這身體，把魂靈從身體中解脫出去，得到了一切的自由。齊威王、齊宣王、燕昭王們都是他們的信徒，聽

得他們說，「渤海裏有三個神山，名爲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山上的宮闕是用黃金和銀建造的，其中住着許多仙人，又藏着一種吃了會不死的靈藥，一高興極了，屢次派人到海裏尋去。不幸這班人回來報告，總是說，「三神山是望到的，好像雲一般地燦爛；但是船到了那邊，這些神山就沈到水底去了，海風也把我們吹回來了！」在這些話裏，可以知道仙人是燕國的特產，其風尚及於齊國；仙人的道是修鍊來的；仙人的居地在燕國東邊和齊國北邊的渤海；仙人的生活是逍遙出世，只求自己的不死，不願（或不能）分惠與世間人，使他們都得不死。

此外，莊子裏說的「真人」也頗有仙人的意味。這書講普通人的呼吸都在喉嚨裏，真人的呼吸卻在腳跟上。真人的本領，會入了水不溼，入了火不熱。有一位列禦寇能騰空走路，常常很舒服地御風而行，一去去了半個月。藐

姑射山上住着一個神人，他的皮膚好像冰雪一樣白，他的神情好像處女一樣柔和；他吸的是風，飲的是露；他出去時，乘了雲氣，駕了飛龍，直到四海之外。

這種思想是怎樣來的？我猜想，有兩種原因。其一是時代的壓迫。戰國是一個社會組織根本變動的時代，大家感到苦悶，但大家想不出解決的辦法。苦悶到極度，只想「那得躲開了這惡濁的世界呢？」可是一個人吃飯穿衣都是免不了的，這惡濁的世界緊緊跟在你的後頭，有何躲開的可能。這問題實際上既不能解決，那麼還是用玄想去解決罷，於是「吸風飲露，游乎四海之外」的超人就出來了。楚辭遠遊云，「悲時俗之迫阨兮，願輕舉而遠遊。質菲薄而無因兮，焉託乘而上浮。免衆患而不懼兮，世莫知其所如。」真寫出了這種心理。其二是思想的解放。本來天上的階級即是人間的階級，而還比人間多了一個特尊的上帝，他有最神聖的地位，小小的人們除了信仰和順從

之外再有什麼敢想。但到戰國時，舊制度和舊信仰都解體了，「天地不仁，」
「其鬼不神」的口號喊出來了，在上帝之先的「道」也尋出來了，於是天
上的階級跟了人間的階級而一齊倒壞。個人既在政治上取得權力，脫離了
貴族的羈絆，自然會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，脫離了上帝的羈絆。做了仙人，服
了不死之藥，從此無拘無束，與天地相終始，上帝再管得着嗎！不但上帝管不
着我，我還可以做上帝的朋友，所以莊子上常說「與造物者（上帝）遊，」
「與造物者爲人。」這真是一個極端平等的思想！有了這兩種原因做基礎，
再加以方士們的點染，舊有的巫祝們的拉攏，精深的和淺薄的，哲學的和宗
教的，種種不同的思想雜糅在一起，神仙說就具有了一種出世的宗教的規
模了。

鼓吹神仙說的叫做方士，想是因爲他們懂得神奇的方術，或藏着許多

藥方，所以有此稱號。封禪書說「燕齊海上之方士」，可知這班人大都出在這兩國。當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時，慫恿他求仙的方士，便不計其數。他也很相信，即派韓終等去求不死之藥，但去了沒有下文。又派徐市造了大船，帶了五百童男女去，花費了好幾萬金，但是還沒有得到什麼。反而同行嫉妬，互相拆破了所說的謊話。其中有侯生、盧生二人，不滿意於始皇的行爲，以爲不值得替他求仙藥，他們就逃走了。始皇對於這班方士久已不懷好感，聽得了這件事，就大發雷霆，罵道：「我用了許多文學方術之士，爲想興太平，求奇藥。現在得不到一點效驗，反而說我壞話，搖惑人心，這樣的可惡，還不應當重重治罪！」他把養着的儒生方士都發去審問，結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餘人活葬在咸陽。這就是「阬儒」的故事。當時儒生和方士本同等待遇，這件事又是方士闖下的禍，連累了儒生；後人往往把這件事與「焚書」作一例看，實在